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函授学习文件选辑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教研室

1963年·北京

說 明

鉴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必讀学习文件中的某些部分不易查找，現特将这些文件彙編成冊，以便函授生閱讀。至于本科、专修科等各种班次的函授生各閱讀本文輯的哪些部分以及閱讀順序，将另行指定。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教研室

1963年7月

目 录

馬克思：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	1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	4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第二章）·····	8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四、五节，第十二、十三章）·····	18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	56
恩格斯：論权威·····	68
列 寧：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第一章第四、五节， 第二章第四、五、六节，第三章，第六章第四节）·····	72
列 寧：談談辯証法問題·····	170
列 寧：卡尔·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觀”，“階級斗爭”）·····	175
列 寧：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二章第三节，第五章）·····	179
列 寧：青年团的任务·····	210
列 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章）·····	225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第一部分）·····	232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摘录）·····	238
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基础（第三、四部分）·····	243

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

卡 · 馬 克 思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費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論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則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論的問題，而是一个实践的問題。人應該在实践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維是否现实的爭論，是一个純粹經院哲学的問題。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說，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

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品，——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页)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卡 · 馬 克 思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資本、土地所有制、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繫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专业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主編，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時候，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着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

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同他們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約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会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現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語）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須时刻把下面兩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們借以意識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簡言之，意識形态的形式。我們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們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

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識必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現存冲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会形态，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产力發揮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現的。所以人类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說来，亞細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說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創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終。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訊交換意見，他从另一条道路（請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样的結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时，我們决定共同鑽研我們的見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見解之間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們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八开本兩厚冊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愿让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見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我自已发表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我們見解中論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魯东而写的著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論战性的表述。

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

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中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à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11页）

①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但丁“神曲”）——编者注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摘录)

恩 格 斯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基本問題,就是思維对存在的关系問題。在远古的时代,人們还絲毫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会解釋夢見的事^①,便以为他們的思維和感觉不是他們身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独特东西,即寄居在这个身体内而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自从这个时候起,人們就不得不思索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在人死时灵魂离开肉体而繼續活着,那末就沒有任何理由去設想它本身还会单独死亡了。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想法,这种想法,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并没有包含任何可以安慰人的东西,它好像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并且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朽的无趣虛構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情况,即:人們既承认有灵魂存在,就由于一般的局限性,怎样也弄不明白,在肉体死后灵魂究竟到哪里去了。同样,由于把自然力人格化,最初的神也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也就越来越具有了超世間力量的面貌,直到由于因智力发展而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說是蒸餾过

① 在蒙昧人和低級野蛮人中間,現在还到处流行着一种想法,以为他們所夢見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并且認為真实的人应当对于作夢者在夢中所見到的自己的行为負責。比如伊姆杜倫于一八八四年在圭亞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恩格斯原注)

程——的結果，人們頭腦中終於從許多或多或少的有限和互相限制的神中產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獨有的神的想法。

因此，正像一切宗教一樣，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其根源就是蒙昧時代人們的有限的愚昧的觀念。不過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的中世紀的長期冬眠狀態中覺醒以後，才能十分清楚地提出來，才能獲得它完全的意義。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即何者——精神或自然界——是第一性的這個在中世紀經院哲學中曾起過很大作用的問題，故意向教會以更尖銳的形式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本來就有的？

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的，從而歸根到底這樣或那樣地承認創世說的人（在有些哲學家，例如黑格爾那里，創世說往往採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還要混亂而荒唐的形式），便組成唯心主義的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源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

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名詞，本來並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里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被使用的。下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思，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

但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於這個世界本身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否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否在我們的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說來，這個問題就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的哲學家都肯定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例如黑格爾對這個問題的肯定答案是一目了然的：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可以認識的，正是這世界的思想的內容，即世界所賴以成為絕對觀念的逐漸實現的東西，而絕對觀念是不依賴於世界並且先於世界而永古存在在某處的。但是思維能夠認識那早已是思想內容的內容，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同樣很明顯的，這里所要證明的原理已經默默地包含在前提本身里面了。不過這絲毫沒有妨碍

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既然他的思维承认他的哲学是正确的，那末这是说，这个哲学就是唯一正确的哲学，并且由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人类应当马上把这一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这个幻想是他和差不多其他一切哲学家所固有的。

但是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哲学家，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的哲学家当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在驳斥这一观点上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由黑格尔说过了，凡从唯心主义观点上所能做的，他都做到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驳斥，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机智。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谬论驳斥得最彻底的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现象、按照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那个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蛋了。动植物身体上所形成的种种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没有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就是这种“自在之物”；而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拿茜草的色素——茜素来说，我们现在已不是从生长在田野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被认为是一种假设有三百年之久，这个假设固然非常值得相信，但毕竟是一种假设。直到勒维列根据这个太阳系学说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以前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算出了这个行星在天体中的位置，并且此后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①，于是，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力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力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没有断过根），尽管理论和实践早已

① 系指柏林天文台观测员加勒于一八四六年所发现的海王星而言。——编者注

推翻了这两个观点，那末这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又拒绝它的羞怯作风。

然而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维的力量。恰恰相反。实际上，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速的和日益猛烈的强大发展。这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是一看就明白的。而唯心主义者的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而黑格尔的体系，不论就方法或就内容来说，竟不过是按照唯心主义倒置起来的唯物主义罢了。

讲过了上面这一切，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里，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以后（在这个导言里面，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们的见解，都是用过于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明的，并且作者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字句，而贬低了黑格尔。）施达克就详细地阐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叙述做得很用心，也很明确。不过也像整本书一样，决非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不遵守某一学派或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而把各种学派、主要是把今日以哲学家名义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各派的用语混淆在一起，这种堆砌也就更加讨厌了。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他就和自己的前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分裂了。最后他已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所谓“绝对观念”的永古存在，所谓在世界发生以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都只不过是信仰超世间造物主的幻想的残余；物质的、在感性上可以觉知的世界即我们自己所属的世界是唯一的现实的世界；我们的意

識和思維，不論它如何好像是超感覺的東西，總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即人腦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而精神本身倒是物質的最高產物。不言而喻，這是純粹的唯物主義。但是費爾巴哈達到這個地步，卻突然停住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學偏見，即不反對事情本質而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詞的偏見。他說：“在我看來，唯物主義是人類本質和人類知識大廈的基礎；但我所說的唯物主義是同生理學家、同狹義的科學家如摩萊肖特所說的唯物主義不同的，是同他們按照他們的觀點和專業知識說來所不能不主張的唯物主義不同的，換句話說，我所說的唯物主義不是大廈本身。向後退時，我是完全同唯物主義者一起的；但往前進時，我就跟他們不同道了。”

費爾巴哈在這裡把作為一般世界觀（這世界觀是以對物質和精神關係的一定理解為基礎）的唯物主義跟這一世界觀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即十八世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為一談了。不僅如此，他還把唯物主義跟一種鄙陋的、庸俗的形式混為一談，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現在就以這種庸俗形式繼續存在於自然科學家和醫生的頭腦中，而就這樣被畢希納、伏格特及摩萊肖特在五十年代到處宣講着。不過唯物主義，像唯心主義一樣，也經過了一些發展階段。甚至隨着自然科學領域內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的時候起，在這方面也替唯物主義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

上一世紀^①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因為在那時的所有自然科學中達到了某種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學，而且只有固體（地上的和天空的物體）力學，簡言之，即重力的力學。化學還處於幼稚形態，它還信奉燃素說。生物學尚處在襁褓中；對動植物的有機體還只作過極粗淺的研究，當時人們用純粹機械的原因來加

① 指十八世紀。——編者注

以解釋。按照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者的意見，人是一架機器，正如笛卡兒心目中的動物一樣。專門把力學的比例尺用于化學過程和有機界的过程（在這些領域內，力學定律雖然也繼續起作用，但在其他較高的定律面前却退居于次要地位），這一點是法國古典唯物主義的第一個特有的、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历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跟當時的自然科学狀況以及和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當時人們也知道自然界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中的。但根據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就是永遠繞着一個圈子旋轉，因而，事實上也就始終是停留在同一地點上，總是產生同一的後果。這種想法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陽系發生說剛剛出現，看來還只是一種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完全沒有人知道。認為現今的生物是經過由簡單到複雜的長期發展過程而產生的思想，一般地說，還不能科學地加以確定。因而，對於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觀點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拿這個缺點去責備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因為這個缺點甚至連黑格爾也都是免不了的。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不過是觀念的簡單的“異化”，它在時間上是不能發展的；它只能在空間上展示自己的多樣性，因而，它被注定永遠重複同一個過程，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發展階段一個一個同時并列出來。黑格爾將這種認為發展是在空間以內、但在時間（這是任何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生的謬論強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質學、胚胎學、動植物生理學以及有機化學都已經制定、並且根據這些新科學到處都已經產生了預示後來的發展論的天才推測（例如歌德和拉馬克）的時候。但是體系要求這樣，為了體系的緣故，方法就不能不背叛自己了。

在历史領域內也缺乏對事物的历史觀點。在這裡，反對中世紀殘余的鬥爭吸引住了人們的視線。人們把中世紀不過看做是由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历史進程的中斷。對於中世紀的一

些巨大成就，如欧洲文化領域的扩大，在相邻地域上形成起来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巨大的技术进步等，都沒有任何人加以注意。因此，就不可能有对于偉大历史联系的正确看法，而历史至多也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們使用的例証和插图彙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充当唯物主义販子的庸俗化者，决沒有越出他們導師的学說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的一切新胜利仅成了他們否认有宇宙創造主存在的新論据。他們甚至想也沒有想到要进一步发展理論。这样，当时原已智穷才尽而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又受到致命創伤的唯心主义，却因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而感到滿足。費尔巴哈不愿对这种唯物主义負任何責任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應該把販子們的学說跟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兩种情况。第一、当費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还处在强烈酝酿过程之中，而仅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相对的、带有明确性的完善地步。当时已搜集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新的認識材料，但是，仅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大堆混乱的迅速堆积起来的发现中建立起联系，从而建立起条理来。誠然，費尔巴哈曾看到了三大重要发现：細胞、能量的轉化学說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論，但是这位过着乡村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能充分察知科学的发展情况，足够地評價那些連自然科学家本人也有一部分还在爭論、有一部分还不会适当利用的发现呢？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可怜的德国秩序；由于这种秩序，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卖弄聪明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費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那孤陋寡聞的农民式生活。因而，現在已經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一切片面性的对自然界的历史观点，却始終沒有为費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錯了。

第二、費尔巴哈所說只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人类知識大厦的基础，但还不是大厦本身”，是說得很对的，因为我們不仅生